臣植言：臣聞士之生世，入則事父，出則事君。事父尚於榮親，事君貴於興國。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，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。夫論德而授官者，成功之君也；量能而受爵者，畢命之臣也。故君無虛授，臣無虛受；虛授謂之謬舉，虛受謂之尸祿。詩之素餐，所由作也。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，其德厚也；旦奭不讓燕魯之封，其功大也。

　　今臣蒙國重恩，三世于今矣。正值陛下升平之際，沐浴聖澤，潛潤德教，可謂厚幸矣。而位竊東藩，爵在上列，身被輕煖，口厭百味，目極華靡，耳倦絲竹者，爵重祿厚之所致也。退念古之受爵祿者，有異於此，皆以功勤濟國，輔主惠民。今臣無德可述，無功可紀，若此終年，無益國朝，將挂風人彼己之譏。是以上慚玄冕，俯愧朱紱。

　　方今天下一統，九州晏如，顧西尚有違命之蜀，東有不臣之吳。使邊境未得稅甲，謀士未得高枕者，誠欲混同宇內，以致太和也。故啟滅有扈而夏功昭，成克商奄而周德著。今陛下以聖明統世，將欲卒文武之功，繼成康之隆。簡良授能，以方叔邵虎之臣，鎮衛四境，為國爪牙者，可謂當矣。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，淵魚未懸於鉤餌者，恐釣射之術，或未盡也。昔耿弇不俟光武，亟擊張步，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。故車右伏劍於鳴轂，雍門刎首於齊境，若此二子，豈惡生而尚死哉？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。夫君之寵臣，欲以除害興利，臣之事君，必以殺身靜亂，以功報主也。昔賈誼弱冠，求試屬國，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；終軍以妙年使越，欲得長纓占其王，羈致北闕。此二臣豈好為夸主而耀世俗哉？志或鬱結，欲逞才力輸能於明君也。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，辭曰：「匈奴未滅，臣無以家為？」固夫憂國忘家，捐軀濟難，忠臣之志也。

　　今臣居外，非不厚也；而寢不安席，食不遑味者，伏以二方未克為念。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兵，年耆即世者有聞矣；雖賢不乏世，宿將舊卒，猶習戰也。竊不自量，志在效命，庶立毛髮之功，以報所受之恩。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，效臣錐刀之用，使得西屬大將軍，當一校之隊，若東屬大司馬，統偏師之任。必乘危躡險，騁舟奮驪，突刃觸鋒，為士卒先。雖未能禽權馘亮，庶將虜其雄率，殲其醜類，必效須臾之捷，以滅終身之愧，使名挂史筆，事列朝榮，雖身分蜀境，首懸吳闕，猶生之年也。如微才不試，沒世無聞，徒榮其軀而豐其體，生無益於事，死無損於數，虛荷上位而忝重祿，禽息鳥視，終於白首，此徒圈牢之養物，非臣之所志也。流聞東軍失備，師徒小衄，輟食棄餐，奮袂攘衽，撫劍東顧，而心已馳於吳會矣。

　　臣昔從先武皇帝，南極赤岸，東臨滄海，西望玉門，北出玄塞，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，可謂神妙矣。故兵者不可預言，臨難而制變者也。志欲自效於明時，立功於聖世。每覽史籍，觀古忠臣義士，出一朝之命，以殉國家之難，身雖屠裂，而功銘著於景鍾，名稱垂於竹帛，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。臣聞明主使臣，不廢有罪。故奔北敗軍之將用，秦魯以成其功；絕纓盜馬之臣赦，楚趙以濟其難。臣竊感先帝早崩，威王棄代，臣獨何人，以堪長久？常恐先朝露，填溝壑，墳土未乾，而身名並滅。臣聞騏驥長鳴，伯樂昭其能；盧狗悲號，韓國知其才。是以效之齊楚之路，以逞千里之任，試之狡兔之捷，以驗搏噬之用。今臣志狗馬之微功，竊自惟度，終無伯樂韓國之舉，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。夫臨博而企竦，聞樂而竊抃者，或有賞音而識道也。昔毛遂，趙之陪隸，猶假錐囊之喻，以寤主立功；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，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！

　　夫自衒自媒者，士女之醜行也；干時求進者，道家之明忌也。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，誠與國分形同氣，憂患共之者也。冀以塵露之微，補益山海；螢燭末光，增輝日月。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，必知為朝士所笑。聖主不以人廢言，伏惟陛下少垂神聽，臣則幸矣。